

东南亚历史论丛

东南亚历史论丛

2

DONGNANYA
LISHI
LUNCONG

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·1979

24.4083

154

:2

东南亚历史论丛

(第二集)

中山大學
東南亞歷史研究所
廣州

目 录

据《史记》看出緬、吉蔑（柬埔寨）、昆仑（克仑）	
罗暹等族由云南迁出·····	岑仲勉（1）
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·····	岑仲勉（26）
汉使航程问题·····	周连宽（41）
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·····	林家劲（74）
宋代三佛齐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	
（公元十一世纪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往来贸易关系以及关于	
三佛齐和注辇史的若干问题的研究）	
·····	戴裔煊（105）
两宋与三佛齐友好关系略述·····	林家劲（128）
马来亚华人在发展当地经济中的作用·····	郭威白（144）
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压迫·····	江醒东（214）
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华侨压迫的政策与	
罪行·····	李永锡（265）
十九世纪后期东南亚的“猪仔”华工·····	蔡鸿生（305）

据《史记》看出缅、吉蔑(柬埔寨)、 昆仑(克仑)、罗暹等族 由云南迁去

岑仲勉

缅族祖先之试探

缅的祖先，来历不明，哈威氏《缅甸史》也不能追溯其缘起，偶因研究云南民族，略有所悟。《史记》一一六西南夷传：

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，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，滇最大。”其下又云：“滇王者，其众数万人，其旁东北有劳浸、靡莫，皆同姓相扶，未肯听，劳浸、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。元封二年，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、靡莫。”劳浸，《汉书》九五作劳深。王叔武氏以为劳浸、靡莫在滇池区域^①，不过从《史记》文面意想得之。

《史记》正义：“靡州（原讹“非”^②）在姚州北，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，即靡莫之夷。”又“牂牁在靡（州）北百余里。汉牂牁县在泽西益都（？郡）。靡州（原讹“非”今校正），本叶榆王属国也。”叶榆王未详，靡州系武德七年韦仁寿

① 一九五七年《历史研究》四期一二页。

② 依拙著《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》校正。

南征时所置^①。据《旧唐书》四一地理志：“靡州下：武德七年，置西豫州。贞观三年，改为靡州。领县二，与州同置。磨豫，七部。领户一千二百。在京师西南四千九百四十五里，南接姚州。”距长安里数比正义只差十里。贞观三年为什么要改作靡州，似乎系因当日的住民而立称，据地理志谅有说明，正义所谓“即靡莫之夷，”可信总有根据，不是望文生义。姚州今姚安，又靡州北去牂泽（即洱海）百余里，则靡州当在今大理与姚安之间，亦即唐人所传靡莫的住地。《史记》说在滇的东北，固许方向有误，亦或后来迁徙。

哈威氏说：“缅甸之英名为Burma，掸名为Man，华人昔称为緬(Mien)，盖均自梵名Myamma转出，而Myamma一名，当自Brahma一字而得，……按中古时代之石刻，凡宜用Brahma一名者，常以Myamma代之。如Brahmadesa（婆罗门国）每作Myammadesa。十一世纪时之得楞碑铭中，亦称緬人为Mirma”^②。这一个考证最强的论点就是碑刻常用Myamma代Brahma，故Myamma为梵名。我们为要加以辨正，先须明白古代僧徒牵扯附会的伎俩。

那连提耶舍（Narendrayasas），北印度人，北齐天保五年（五五六）自漠北来邺，遇周武帝灭佛，易服潜匿。隋开皇元年（五八一）诏请入京，三年，译出法护长者经一部，经中称佛曾预言，将来佛法末世时，月光童子（Candraprabha Kumara）将托生大隋为国王，能令国内一切众生，信奉佛法，“亦大书写大乘方广经典无量百千亿数，处处安置诸佛法藏，名曰法塔，造作无量百千佛象，及造无量百千佛塔。”这些预言，非梵本所有，烈维已经指出。那连提入居中国廿余年，身历周武灭佛的惊

① 参同上拙著。

② 姚译《缅甸史》新版四七页注一。

险，自然想把隋文帝笼络住，以巩固其宣传事业，伪经一段，就乘时产生。晋竺法护《译大宝积经》卷十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之三，改梵文的“佉沙”为“丘慈、于闐、沙勒、禅善、乌耆前后诸国”，改梵文的“支那”为鲜卑、吴、蜀、秦地”。又同人译《申日经》说：“佛告阿难，我般涅槃千岁已后，经法且欲断绝，月光童子当出于秦国作圣君，受我经法，兴隆道化。秦土及诸边国鄯善、乌长、归兹、疏勒、大宛、于填及诸羌虏夷狄，皆当奉佛尊法”。烈维评之云：“此处之意思表现颇为明瞭，盖有一作伪之信徒，以一满足诸地土人之预言，附隶于尸利笈及延佛供食之故事也”。刘向的《列仙传》原作“七十四人已见仙经”，北齐的传本却改“仙经”为“佛经”^①。此外大理附近还点染着许多佛教圣迹，把西南各族与阿育王联系着。这些无非是僧人每到一处，便想把当地的历史与他们的祖国结合在一起，使其落地生根，不会横受排斥。此种方法，施之文化落后的民族，收效尤大。比方今山西五台山，佛徒就利用为圣迹之一，但我国文化发展，还在佛教之前，它的作用所以影响不大。缅甸文字，虽可能发生于五世纪前，但在这以前的碑铭，迄今仍未发现，所见到最古的系用印度迦檀婆字母写成^②，既是用印度字母，那末，它的作者也可能是印度人了。哈威氏说，缅甸“市镇常有二名，其一为土名，其一则为印度古名，……现存之缅甸传统，系属于印度，盖其自己之蒙古传统，早已湮没无闻之故，能读写而保存其传统者，仅为若辈之统治阶级，而统治阶级，则舍印度移民莫属也。”^③由于缅甸古代文化，完全掌握在印度人手中，他们要把“缅”与“婆罗门”结合在一起，是意中的事，但我们却不能说

① 重庆《真理杂志》一卷一期一八——二〇页拙著。

② 同前引《缅甸史》三六页。

③ 同上三七页。

Myamma这个名系由Brahma转变而来。不然的话，他们可迳写为Brahma，用不着转写为Myamma。依是推之，Myamma断然是缅甸的梵化名称，与Brahma言音无关，哈威的推测殊近于臆想。

说到缅甸交通，可能有四条干线：1.西南方面从印度沿海岸而来。2.西北方面从阿萨密越大陆而来。3.东北通中国为永昌之路。4.东南接潞江下游则入昔日之扶南。缅甸属东方族类，不可能自印度侵入，而缅地各族又“均自北而来”^①，故认缅甸经永昌一路移入缅甸，为近于事理。靡、上古音mjwia，莫、切韵māk，故如Myamma读如mya'ma，或mirmā读如mi'ma，均得与靡莫相合，因收声之-a在汉语常等于-ak，如Tughla隋译独雒，Salāngā唐翻仙萼，可以为例。

如果靡莫确为缅甸的前身，他们究于什么时代迁去的呢？从中国史来看，可能三个时期：（甲）汉武元封二年（公元前一〇九）之后。（乙）隋文帝开皇十七年（五九七）史万岁南征至唐高祖武德七年（六二四）韦仁寿南征之后。（丙）唐玄宗开元十八年（七三〇）南诏皮逻阁灭并五诏时期。但唐初姚州附近仍留靡莫名称，则（甲）的时代过早。南诏既强，似不许其辖下部族，随便迁出，而且蛮书没记及与靡莫相近的称谓，（丙）之时代又太后。较可能的惟开皇、武德年间，即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经两次汉兵侵入，被迫向永昌方面逃去。惜碑铭Myamma的最初出现，约在何年，手头无可参考，尚待证定耳。

靡州有一县名“七部”，同是武德年置的曾州有县名“三部”，利州有县名“十部”，“部”殆指氏族，七部即有七个氏族也。《骆丞集》四姚州破贼露布云：“遂敢乱我天常，化九隆而背诞，负其地险，携七部以稽诛”。七部和九隆都是滇西民族

① 同前引《缅甸史》三五页。

的上古传说。靡州又有一县名“磨豫”，音颇近于缅甸之Monyua^①，（似即《新唐书》骠传之摩曳余）。缅甸古史言曾有国君七位往攻直通（Thaton），哈威氏以为所谓国不过一个村镇^②。那些事实究有无相关，以文证简单，未敢质言，姑录出以供参考。

哈威氏曾说：“骠族则已湮没无闻，或即为缅人之前身也”^③。这个猜测大有疑问。首先，骠族的王系，现上推至公元一六七年^④，而缅族呢，如果靡莫之证不误，则他们转入缅甸，最早只在六世纪末，无联接之可能。其次，父子连名之制，保守很强固（观近人所举彝族的例子便可见），非受到外周大力的影响，不会停止或改章。蒲甘王骠系父子连名的只有六个王，缅人连名尚未见举出例子，骠为缅人前身之说，只看此一点的差异，已很难成立。据个人所见，骠可能为彝族的一派或其相近的族类，当日曾在蒲甘建立王权，后为异族所篡代，遂再不见连名制度，试细心阅读梯丹以后各王的继承^⑤，便可参透多少消息。王名用Shwe-的在六四〇年以后^⑥，也很象划时代的区别。伯希和举几个蒲甘王名以示南诏文化与缅甸之相关^⑦，我们多被其所惑，今细思之，我们只能说缅甸某一时期有过彝族之文化而已。

骠族在中国史出现于三世纪初，我也寻出一个可信的佐证。《南中志》永昌“有闽濮、鸠僚、僂越、裸濮、身毒之民”，身毒指印度，裸濮我曾证其为今之卡钦（说见《论白族源流篇》），则《南中志》所列，实包括永昌以西。僂越一名，旧日似未尝有

① 名见同上四七页。

② 同上三六页。

③ 同上三五页。

④ 同上五四页。

⑤ 同上三九五——六页。

⑥ 同上三九六页。

⑦ 《交广印度两道考》二九页。

人注意，按玉篇僂、匹妙切，驃亦毗召、匹妙二切，然则僂、驃同音，僂越正唐史所谓驃国也。《华阳国志》约成于永和三年（三四七）后，其书多采辑旧闻，僂越总可上推蜀汉（三世纪初），今缅甸史著录驃苴低（Pyusauti）在位为一六七——二四二年，“越”（切韵jiwst）殆（s）awt（i）之不规则译法也。曹树翘滇南杂志云：“力些，迤西皆有之，在大理名栗栗，在姚安名僂僂。檀萃《滇海虞衡志》一三云：“力些一名栗苏，一名栗栗，一名僂僂”。属藏缅系之罗罗组，按“僂”当“僂”之讹，与“驃”无关，恐生误会，故顺正之。

僂昆明（即吉蔑）族及昆仑族

“汉代洱海区的昆明人往哪里去？”^①这个提问是很得窍的。《史记》西南夷传：“其外，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，名为僂昆明，皆编发，随畜迁徙，毋常处，毋君长，地方可数千里。”头两句应“其外，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”为句，不是“其外西自同师以东”为句，说见拙著《白族源流的试探》，这里不再复述。集解：“徐广曰，永昌有僂唐县”，是否分僂与昆明为两部，语欠明白。索隐：“崔浩云，僂、昆明，二国名”。《汉书》颜注：“僂即今之僂州也，昆明又在其西南，即今之南宁州诸爨所居，是其地也”。又《史记》正义：“僂音髓，今僂（？礼）州也”^②。始以僂昆明为二部，我则认为它只是一部的名

① 《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》六三页。

② 《元史》六一建昌路礼州：“州在路西北泸沽水东，……至元九年，平之，设千户，十五年改为礼州。”泸沽县在西昌北一百二十里，最近地图尚著礼州之名，“禮”是“礼”讹，似无疑问，但《元志》谓至元始改名，由正义观之，唐代实已设此州而各志失记也。

称。有人提出反证，说《史记》下文“自 雋 以 东 北”系将雋分言；殊不知古人行文，常从省略，“徙 筰 都”而《史记》仅曰“自 筰 以 东 北”，“冉 駝”而《汉书》仅曰“自 駝 以 东 北”，单凭字句差异，是不能达到决定性作用的。雋、切韵swie，应与缅甸语之shwe 同出一源，犹言金黄色^①；试翻开 缅甸史，古代王名如Shweonthi Shwelaung, Shwemauk等，地名如Shweli（龙川江）、Shwezayan（塔）、Shwedagon（塔）、Shwemawdaw（塔）、Shwegu等，许多都用着Shwe字，而且必用以冠首。又《西南夷传》：“自 雋 以 东 北，君长以什数，徙、筰都最大”，索隐：“服虔云：‘（徙、筰）二国名’，韦昭云：‘徙县属蜀。筰县在越雋’。”然汉以“徙”名县，不见得徙定是一部，徙 音 斯，切韵sic，与雋音所差极微，乃方言之小异。“雋 昆 明”、“徙 筰 都”立名的例子相同，大宛列传，“四道并出，出 駝，出 冉，出 徙，出 邛 僰”，只举徙而不举筰，东汉后学者昧于西南氏族语言，遂 各 分 为 二 部，至今不悟。总的来说，雋 昆 明、徙 筰 都及雋 唐 的命名方式，与缅语同以Shwe先行，乃邻近各族之相同 语 法。“越 雋”则为汉语式名称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应劭注、“有 雋 水，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”，雋 水 犹 言 “金 水”，即现在的金沙江是矣。

之后，昆明事迹见于六朝前史册者如下：

汉武帝遣“使间出西夷，指求身毒国。至滇，滇王尝羌乃留，为求道西十余辈。岁余皆闭昆明，莫能通身毒国。”（《史记》西南夷传）。

“发间使，四道并出，……南方闭雋 昆 明。昆明之属无君长，善寇盗，辄杀略汉使，终莫得通。”（《史记》一二三大宛传）。

^① 同前引《交广考》三二页及张礼千《中南半岛》八七页。

元封六年（公元前一〇五）三月，“益州昆明反，赦京师亡命，令从军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”（《汉书》六）。

元封四年（公元前一〇七），“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，屯朔方。还击昆明，毋功，夺印”（《史记》一一一郭昌传）。

乃遣使柏始昌、吕越人等岁十余辈，出此初郡抵大夏，皆复闭昆明，为所杀，夺币财，终莫能通至大夏焉。于是汉发三辅罪人，因巴蜀士数万人，遣两将军郭昌、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，斩首虏数万人而去。其后遣使，昆明复为寇，竟莫能得通（同上一二三大宛传）。

劳、莫数侵犯使者吏卒。元封二年，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、靡莫，以兵临滇。滇王始首善，以故弗诛（《汉书》九五西南夷传）。按元封二年郭昌、卫广之出，并非击昆明，《汉书》此节系纠正前条《史记》之误。

建武十八年（四二），夷渠帅栋蛮与姑复、牂榆、撝栋、连然、滇池、建伶、昆明诸种反叛，杀长吏（《后汉书》一一六西南夷传）。

建初元年（七六），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，遂杀守令而反叛，攻嵩唐。……明年春，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，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；大破斩之（同上，据刘歆说校正。邪龙，今巍山、漾濞）。

汶山曰，南夷中曰昆明，汉嘉、越嶲曰笮，蜀曰邛，皆夷种也（《华阳国志》三蜀志）。

永昌郡，古哀牢国，哀牢，山名也。其先有一妇人，名曰沙壶，……南中昆明祖之，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（同上四南中志）。

细读各条资料，便见得两汉时昆明位置，确合于《史记》所谓“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”，《唐会要》之昆明国“以爨之西洱

河为界”^①，亦无背旧说，独《三国志》四三李恢传称：“先主薨，……雍闓跋扈于建宁，……而恢案道向建宁。诸县大相纠合，围恢军于昆明”，却难解释。江应梁氏注云“按即嵩昆明，在今四川盐源附近”^②。按依同书引《云南通志》，三国时四川未有昆明县^③，李恢时住平夷，与建宁同在清代曲靖府辖内，无从远出大理，或者那时候已有人误认滇池是昆明池吧？（《南中志》作“李恢向益州”）。

下至唐代，《新唐书》二二二下说：“咸亨三年，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；析其地为殷州、总州、敦州以安辑之；殷州居戎州西北，总州居西南，敦州居南，远不过五百余里，近三百里”。戎州今宜宾，依其道里约计，总、敦二州得在川、滇交界及滇之东北，不见得在贵州象王叔武氏所考^④。《新唐书》同传下文又说：“昆明东九百里即牂柯国也，……开成元年，鬼主阿珮内属。会昌中，封其别帅为罗殿王，……皆牂柯蛮也。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”。其大鬼主属于牂柯，不属昆明，《旧五代史》天成二年之“昆明大鬼主罗殿王”，当是编史者误会。牂柯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，则西距九百里之昆明，显然近于大理。王氏又引蛮书一〇“昆明牂柯，界接丽水相近”一条，以为牂柯有昆明之证^⑤，殊不知此条错误极多，首句应读如“昆明、牂柯界接”，跟《新唐书》“昆明东九百里即牂柯国也”同一意味；倘必坚持其说，则蛮书的“丽水”指禄斿江，不指金沙江，王氏又怎样立解呢？《新传》又称西赵蛮“西属昆明，南西洱河”，如果昆明

① 说见拙著《白族源流的试探》篇。

② 《西南边疆民族论丛》二六八页。

③ 同上三八页。

④ 同前引《历史研究》一四页。

⑤ 同上一三页。

不达到大理西北，这个界至就很难说得清楚。总之，王氏牂柯有昆明之说，系统因分析史料未够深入所引起之误会。

昆明最初的区域本来很清楚的，后世增设了同名的县，乃渐引生误会；其一为唐嵩州之昆明（今盐源），《旧唐书》四一昆明，“后周置定筰镇，武德二年，镇为昆明县，盖南接池故也”。其二为元中庆路之昆明，《元史》六一昆明，“唐置。……其地有昆明池五百余里”。元人计犯了两项错误：以今日的昆明为唐嵩州之昆明，一也；由于上项误会，遂把盐源南接之昆明池（即洱海），移为今之滇池，二也。然而这一错误也不始于元代，考《汉书》二八上地理志益州郡，滇池县有滇池泽，叶榆县有叶榆泽，前者无疑指今之滇池，后者今之洱海。但同书六元狩三年发骠吏穿昆明池，臣瓚注：“西南夷传有越嵩昆明国，有滇池方三百里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，今欲伐之，故作昆明池象之，以习水战。……《食货志》又曰，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，乃大修昆明池也”（今本三辅黄图一段系抄自此注）。已明白地误称昆明国的洱海为“滇池”。推原武帝作池的目标，瓚说自为不易，越地滨海，池战哪能适合？而且对付外族，难道不分敌友，滇王首善，无需加兵，惟昆明屡拒汉使，故致武帝动火，欲伐昆明而象形滇池，未免太不顾名思义，《旧唐书》四一之注，实无可非难。方国瑜氏所拟汉昆明人分布地区^①，尽得其大概，但我以为西界须伸至永昌（同师）而已。

嵩昆明究是什么族类，问题却不易解决。《隋书》地理志考证二引《夷书》，“又有昆明蛮，亦谓之乌蛮”，乌蛮种类不一，这只说昆明属于乌蛮，并非谓昆明就是彝族。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就言音来说，除嵩已见前外，昆明、切韵 *kuen miwang*。《南中

^① 同前引论文集六三页。

志》，“自四姓子弟仕进，必先经都监夷人，大种曰昆，小种曰叟，……无大侯王如汶山、汉嘉夷也”。犹之说，夷人大部的头目叫做昆，小部的头目叫做叟（叟另有说），缅甸史得楞英雄有名叫Kun Atha的③，就是一例，但昆明应是两字专名，与昆、叟的“昆”为通名者无关，我们不要误会④。

柬埔寨人自名其国曰Khmer，在占文碑铭中作Kvir或Kmir，占语作Kur，大食人名曰Comar，现时暹罗人习惯写作Khmer，音读则为Khamen，越南人称曰高棉⑤；我国则唐慧超五天竺国传译为阁茂，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译为吉蔑。试参合各国不同的读法，此名在古代汉语得转为kuan men，即“昆明”音写所自本，干脆一句话，昆明族是迁转到中南半岛去。

据阿拉伯作家说，吉蔑，Komr与中国三族之祖，原同居于大地之东，后因不和，吉蔑移于柬埔寨，Komr移于马达伽斯加岛⑥，费瑀以为Komr即中国史的昆仑人⑦，近世论云南民族堆层的也承认该省有过蒙吉蔑族之往落③。蒙族的得楞，哈威《缅甸史》强调其从印度海岸东迁④，若扶南之吉蔑，我则相信原自云南移去，后来多少受蒙族影响而梵化，同时，Komr即昆仑族由亚洲西北高原南下，也是通过今云南的。《列子》周穆王篇：“西极之南隅有国焉，不知境界之所接，名古莽之国”。我曾证古莽即后世之吉蔑（《安徽历史学报》创刊号五九——六〇页拙著《再论列子的真伪》），那时我还不明白昆明族的来源。由现在来看，

① 三九页。

② 同前引论文集如六二、六七等页都有此误会。

③ 同前引《交广考》四九——五〇页。

④ 《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》六八页。

⑤ 同上一三二页。

⑥ 参拙著《隋唐史》二八三页。

⑦ 三七——八页。

《列子》的传说当在庄跻入滇以前，云南不是汉族势力范围，则昆明族当日所占地域，战国前称为“西极之南隅”是恰当不过的。

我之这样想象，也因僰僮问题而愈坚其信。秦及西汉有僰僮，见秦纪及史、汉，东汉只服虔一提而曰“旧京师有僰婢”，谅东汉时代已不常见。旧日一般解释，都以为僰族把他们的子女卖给汉人，然而唐代的新罗婢，是常由不肖汉人掳来贩卖的，非洲黑奴贸易是常由欧洲的资产阶级经营的，我们难道不可以设想，这些奴婢系由僰族从别的部落掠来，只因僰人经营，就称为僰僮僰婢吗？最可疑的是这一类奴隶买卖，何以到东汉突然匿迹？代之而出现的却为名称迥异之昆仑奴（昆仑见《南州异物志》及《晋书》三二李太后传，昆仑奴的历史最少可上推至三世纪），再合观纪元前僰族已入滇的推定（说见拙著《云南白族源流的试探》篇），这些事件总有互相钩连的关系，我们不可不加以寻究。据近年杨成志、徐益棠、江应梁数家的调查，大凉山彝族旧有的奴隶叫做哇子，大多数是虏掠而来^①，（按“小哇子者下入之称”，见嘉庆九年周蔼联《西藏纪游》一，是川、藏一带的通称），夏光南氏说僰僮应为彝族^②，我初时也涉此想，最难解决的是凉山彝族的住地，自汉以来没有移动（说见同前引拙著），既是许久做下来的贸易，不会戛然停止的。

职是之故，我们应向别方面求其原因，趁此并先略谈一下吉蔑与昆仑的关系。《晋书》九七扶南传：“人皆丑黑，拳发傫身”，三世纪初，吴之交广刺史吕岱已遣使赴彼宣传国化，则其立国可能上推至纪元之前（依前引费瑛说）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说：“昆仑诸国，阁茂为大”，是古人把吉蔑看作仑昆一体的。

① 林惠祥《中国民族史》二五三页、《民族学研究集刊》五期三六页及《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》一一——五页。

② 《中印缅甸交通史》九页。

昆仑的原语，在古吉蔑语作Kurun，犹言国王或摄政王，占波文klun，暹罗语hrun^①。其势力范围西南伸至缅甸（《竺枝扶南记》，“顿逊国属扶南，国王名昆仑”）。《新唐书》二二二下云：“繇弥臣至坤朗，又有小昆仑部。……繇坤朗至禄羽，有大昆仑王国。”弥臣，余早年拟为怒江下流东岸之Meezan^②，对音直无可非议。《新唐书》又云：“繇昆仑小王所居，半日行至磨地勃柵”，“磨地勃”伯希和拟为Martaban之音对^③，“坤朗”，余今仍主Rangoon^④倒拼之说^⑤。余又尝说：“今缅甸之主要山民有Karens，占全缅人口六分之一，……彼人史话则称由汉、藏间沙漠迁来，Karens与金邻或昆仑有无关系……不敢妄赞一辞也”^⑥。今张礼千氏已确认Karens即昆仑，但未详证，且他认坤朗亦同名之异译^⑦，却不敢附和，《新唐书》此段系由北向南顺叙，加兰尼山远在北边，地形不合，改“半日行”为“半月行”以迁就自说^⑧，尤不可为训。禄羽何地，旧日无解，今再详之，实即Ligor地峡，乃Ligor——lug go(r)之对音（羽上古音giu）也。Ligor又作Lakhon，近世还翻作禄坤。顿逊旧属昆仑地面，已见前文。伯希和言，马来半岛曾为蒙古蔑族完全占领^⑨，说者亦谓克伦南方伸展至克拉地峡^⑩，时代有盛衰，范围也

① 同前引《交广考》七三页及《昆仑考》四二页。

② 一九三三年《圣心》二期拙著《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》三四页。

③ 同前引《交广考》六九页。

④ 参《中南半岛》八六页。

⑤ 同前引《圣心》二期拙著三六页。

⑥ 同上四七——八页。

⑦ 《中南半岛》四五及五七页。

⑧ 同上四五页。

⑨ 同前引《交广考》七五页。

⑩ 《民族学研究集刊》六期七〇页。

伸缩。得上文地域相对证，Karen为昆仑之对音，至此可算成为定案了。

《晋书》李后传：“形长而色黑，官人皆谓之昆仑”，可见昆仑不定短小，《隋书》真腊传称，“人形小而色黑”，当是吉蔑、昆仑二族与小黑人（Negritos）混血之结果。

上文阐述既竟，僑昆明等族的转徙，其经过情形如何，我们就可以进行拟测。首先，云南初时是住有吉蔑及昆仑等族的。次依《史记》大宛传，一路出印梵，印部今西昌之南，昆仑当更南，则秦至汉初梵族已徙入滇省；他们向再南的昆明人等用暴力俘虏，卖给汉族，梵僮梵婢实即后来昆仑奴的前身。昆明人等受不了梵族压迫，另方面又捱不住汉武用兵（斩首虏数万人），从公元前一世纪起，陆续分路逃窜，主要的僑昆明冲向东南，后来成立扶南王国。昆仑部则西南走入缅甸，成为现时的Karens（克伦）人^①；Deniker及Heine-Geldern都认为他们来自云南，但说约在公元五世纪^②则失之太晚，他们入缅比蒙族迟是对的，比缅族则较早，摩莫（缅）是跟在他们后面的，总之，他们断不是最早来缅之一族^③，广义的昆仑应包括吉蔑族在内。

有人会问，东汉及唐史何以仍屡提昆明呢？我们可拿下述四种理由来解答：（一）僑昆明部落当日必有不少支派，而纪元初建武之役，昆明只居七八种之一，反映着他们的实力已大为削

① 斯·伊·布鲁克说：“克伦人之列入缅甸语族是否恰当；个别的研究家认为他们接近于泰族。”又“从词汇成分上来看，克伦语则从孟高棉语族那里借用了不少”（一九五六年《民族问题论丛》四期六〇及六四页）。他们长期与缅甸人接触，语言自然较近缅甸，但从历史来看，他们还似与吉蔑为近族。英人Cochrane曾假定克伦人与弄栋白蛮为同族（《人类学集刊》一期七八页）。

② 《民族学研究集刊》六期七〇页。

③ 哈威谓克伦人似为最早来缅之一族（《缅甸史》三五页），斯·伊·布鲁克则谓得楞人是缅甸最早居民蒙古裔人的孤独残余（同前引论丛六七页）。